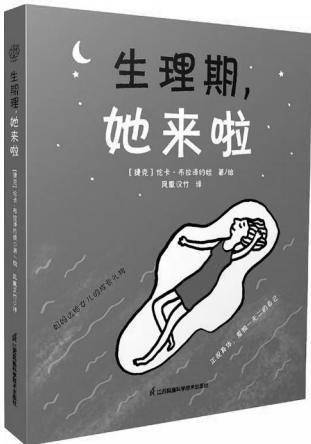


拒绝羞耻,正视身体的奥秘

□华明明



《生理期,她来啦》
[捷克] 伦卡·布拉泽约娃
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2025年2月

以喜剧方式来为生理期正名的电影,莫过于印度电影《印度合伙人》和中国电影《好东西》,当拉克希米坚持要为妻子做卫生巾,当人小鬼大的王茉莉听说小叶当年因月经初潮搞脏了裤子和沙发,被母亲数落,小女生这样为好友打抱不平:“怎么能算弄脏呢?你妈妈不来例假吗?”作为观众,我们哄笑之余也在思索:既然世界上半人要来月经,那么,这个伴随女性大半生的生理现象,为何被小心翼翼地掩饰着,赋予了太多不必要的偏见?

直到今天,还有人相信,处于生理期的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,会导致水果掉落、动物死亡,一旦她进入球员的更衣室,还会导致原本胜券在握的比赛输掉。为了让人们消除这种偏见,捷克艺术家伦卡·布拉泽约娃写了一本书——《生理期,她来啦》,以诙谐生动的设计、直观明快的插画、风趣幽默的知识与新颖别致的观点,来重现女性生理期对其约40年生活的影响。

正视身体的奥秘,享受青春期开始后身体的变化,接纳生理期产生的周期性情绪起伏,以科学的方式舒缓经前期综合征,拒绝月经羞耻,这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。这本书从卫生棉条、卫生巾、卫生杯的发明与改进说起,将过去代表羞耻、如今代表自豪的“红色”分析给我们听,作者诙谐活泼又一本正经地画下一些鲜为人知的冷知识:比如,东京庆应大学

的研究团队发现,经血中的干细胞含量是骨髓中的数倍,这导致经血的流动性更强,不会凝结成块;早期卫生棉条的导管是酚醛管,现在已经采用更安全的聚丙烯管,方便游泳运动员在经期入水比赛时毫无挂碍;四位麻省理工的学生创办了一家健康医疗公司,用香蕉纤维制作卫生巾,解决了卫生巾降解缓慢的问题,这件事很重要,因为女性一生中需要用掉至少11000个卫生棉条或卫生巾。因此,美国女演员莱昂娜·查尔姆斯发明的可重复利用的月经杯,是一个为环境减压的奇思妙想。如今,科学家们甚至发明了智能月经杯,可以与使用者的手机连接,这样,收集的经血即将满杯时,女性就会收到提示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,在“月经周期的秘密”一节中,作者不仅画下一系列有关月经周期的科学知识,还巧妙地将女性“月经周期”的四个阶段,比喻为人间四季:排卵前期为“春”,女性反应迅速并充满了生机;排卵期为“夏”,女性变得迷人和感性,情绪上也颇为愉悦;排卵后期为“秋”,此时女性变得挑剔不安。一些女性遭到150多种不同的经前期综合征的袭击,尤其是那些工作上备受压力、回到家又被两个调皮娃娃气得不能的女士。此时,每个人的缓解方式不同,作者建议女性准确描述自己的不适,究竟是疲惫嗜睡,还是头疼易怒;是抽筋失眠,还是焦虑得长粉刺。你描述得越准确,大胆寻求帮助,家人越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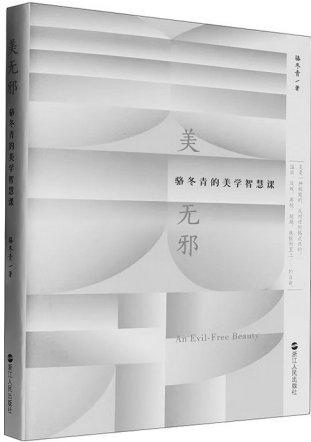
能接过家务与育儿责任,那么,女性在这个“多事之秋”得到治愈和舒缓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很多女性会发现,待月经期这一“冬天”一到,情绪颠簸反而平复了,此时,散步、阅读、与朋友聚会,休息时在小腹上放一个热水袋,都会让女性度过这一怕冷的时期,迎来“月经周期”的又一个春天。

过去,绝大多数人对女性的月经几乎闭口不谈,在欧洲,人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铁盒子,供那些羞于开口的女性放钱,而后她从男性销售员手中接过卫生巾,两人像地下接头一样,不说一句话,甚至避免眼神交流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话剧、电影、绘本,开始打破桎梏坦坦荡荡地谈论月经,布拉泽约娃女士也不例外,在这本全彩印刷的书中,她以活灵活现的线条、大胆脱俗的比喻、具有电脑游戏意味的设计,带着我们一步一步“打通关”,进入那些尚未被充分开垦的“月经领域”,带领女性更好地了解自身,去除自卑,重塑生理期的自信。

在书的末尾,作者手绘出女性在初潮与绝经时不同的心态:第一次来月经,“真烦人!”绝经时,好像又有些意犹未尽:“真希望‘她’还会来。”是的,要知道,正在经历“月经周期”的你,正在经历人生的盛年期,头发茂密、皮肤红润、精力充沛,那么,好好享受这份每月有幸准时到来的“生命礼物”吧!

重返美的历程

□张琦灵



《美无邪:骆冬青的美学智慧课》
骆冬青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2024年10月

孔子曰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。曰:思无邪。”看上去,孔子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注意到了“思”与“诗”的关系,唯有在感性的凝结与升华中,才能生长出思考与智慧。骆冬青教授以“美无邪”为其研究“美学智慧”的著作命名,不免将我们引向对“美”与“思”的深层思考,也唤起我们对“美”的重新追问。

美学、智慧,作者用作“同位语”,即只有美学方可激活、迸发、放飞“智慧”。在本书视野中,“智慧”不同于“智商”“情商”,而是在知、情、意结合基础上的飞跃。它从感受出发,进入一种充满灵感的状态,而后超越现象、超越现实、超越自我。因此,美学与智慧必然是同一的——美学是特殊的、人类特有的智慧。

在本书中,作者不执着于概念的空转,而是让美“回归自身”,向我们展示了美的现象学。他从“第一眼”的“直观”切入,带我们重返美的发展现场:慧根、灵感、神游、意向、美感……审美不依赖于逻辑的推演,而是关于世界、关于语言、关于生命、关于身体、关于自己——基于每一个人自身的索求。因而,美学智慧终究且必须是人的智慧。

美学智慧从感觉出发,却超越了感觉,成为超越时空的感情,成为灵光乍现的领会,成为精神性的永

恒存在。

“无邪”常与“天真”相连,描述一种天然、自然、本然、纯然的状态。孩童最是天真无邪,他们尚未受到“规训”,也不知何为羞耻,如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,赤身裸体面对上帝而无半点羞色。而一旦长大,获得了知识,有了羞耻心,就不再是“无邪”的状态,就有了庄子所谓的“机心”。

在今日,“机心”或也可作“机芯”——这正是本书关注的问题之一——这是一颗标准化、程式化的“机器之心”,必须按照每秒多少次规范跳动。而“人心都是肉长的”,会怦然心动,也会心如死灰,人心总是出错。然而,正因为会出错,人才超越了机器,“画蛇添足”,它就成了龙。错误想象的累积成为一种新的创造。

只有“无邪”的心灵,才可能诞生天才。每个孩子都是天才,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,没有对错之分,也没有标准答案,他们允许歧义,欢迎错漏,张开双臂接纳混沌,为蛇画上双足,为龙点上眼睛。

美是回归天真的方式。是从日常中隔绝,从规则中解放,是伸出感觉的触角,关注心灵的跳动,是打破重重樊笼,终于“复得返自然”。

若是对该题目进行“曲解”,新的意味便悄然展

开。在古汉语中,“邪”亦可作语气助词,如《上邪》中的“邪”,即作为一种感叹——“天啊!”如此一来,“美无邪”便既是疑问,也是惊叹:“美是无吗?”“美是无啊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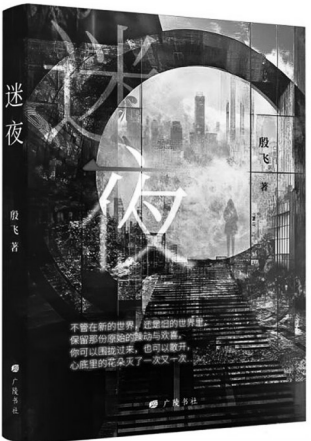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诗云:“静故众动,空故纳万物”,从“无”中孕育出“有”,在“空”中容纳万象。本书指出:“以‘肯定’为核心的美学,确证人的本质力量。以‘否定’为内核的美学,却具有更为广大的精神意蕴。”美就是从“一”指向“多”,从“是”抵达“不”,从“有”生长出“无”。留一点“无”,方能生生不息地“有”。

这一点“无”,是一点空、一点风、一点气,是留白,是沉默,是溢出,是错误,是一呼一吸,是不守规矩的可能,是破坏中的新生,是意义尚未凝固的混沌……就像那个上扬的尾调,“邪”轻轻逸出,意义消散,而余韵升至半空。

此书以智慧为核心,从人与动物、机器以及超越的灵性为框架,形成特殊的“美学智慧”思索。内容触及当今世界最敏感的问题,却又激活了传统美学的深层逻辑;但更像是一场精神之旅——以十分“美学”的方式,去谈论美学所持续召唤的那些永恒主题,而“美学智慧”,亦即人生智慧。在穿越经验和知识的层层覆盖后,我们被指引着,向着天真,向着自由,向着另一个世界的灵光飞翔。

迷夜中的萤火

□汪楚红



《迷夜》
殷飞 著
广陵书社
2025年3月

《迷夜》是作家殷飞的最新小说集,封面以深邃的暗蓝色为基底,画面中央悬浮着阶梯之上的圆环,环中映出一位眺望远方高楼的女性剪影。“不管在新的世界,还是旧的世界里,保留那份原始的躁动与欢喜,你可以围拢过来,也可以散开,心底里的花朵灭了一次又一次。”封面的四句诗连同其他细节构成一幅谜面,邀请读者踏入这场小说的暗夜迷局。我是一个喜欢问名的人,所以不禁好奇,书中收录的小说有十八篇之多,作者为何单单选中了其中的《迷夜》作为书名?罢罢掩卷,深夜寂静,我想我或许找到了答案。

与书中大量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不同,短篇小说《迷夜》带有明显的魔幻色彩,讲述少女叶灵灵因学业压力与神秘时钟达成“爱情换学业”的契约,最终陷入永生与衰老、理性与欲望的悖论性困境。“时钟”是贯穿小说的核心意象,它首先是规训工具:当叶灵灵母亲的严苛教育永无止境、考试结果等同于对青春的奖惩,在此背景下,时钟作为社会规训的象征,要求个体以情感、自由为代价,换取世俗意义的“成功”;它还是交易媒介:神秘时钟的契约本质是交换逻辑的极端化——一切皆可量化交换。叶灵灵用爱情换学业,用情欲换青春,最终沦为时间的商品。而叶灵灵的形象也承载着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撕裂,她是规训的受害者:母亲对女儿的控制和压迫、社会对学霸的激赏和期待,迫使她将自我价值绑定于成绩与学历,成为“无爱”的工具人;她也是欲望的反叛者:投入夜晚的酒吧、穿上丝袜与高跟鞋,是她对规训的报复。但情欲的放纵并未带来真正的解

放,反而加剧了身份迷失。小说的结局未明确交待叶灵灵的最终选择,却以“更多时钟存在”的暗示,将一出个体悲剧扩展为一则群体性寓言。

短篇小说《迷夜》独特、冷峻,是解读小说集《迷夜》的绝佳钥匙。“迷夜”二字高度概括了殷飞作品中的核心意象和主题。“迷”字既可理解为迷失、迷茫,也可理解为迷人、诱惑;“夜”则象征黑暗、隐秘与未知。这两个字的组合,精准地捕捉了殷飞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生存状态——在黑暗与未知中迷失,同时又被这黑暗所吸引甚至欺骗。夜色在殷飞的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,是人物生活场景的呈现,也是其生存处境的隐喻。这些小说都以不同的面貌,呈现了殷飞小说世界的核心命题——夜色是无边的困境,也是人性的试场。

殷飞的小说以冷冽的笔锋剖开人性的暗面,却始终在“夜色”深处埋藏星火。她拒绝廉价的救世主神话,而是以克制的笔触捕捉困境中迸发的微弱光芒——这些光芒来自人性的偶然善意、个体的自我觉醒,甚至命运的讽刺馈赠,构成对黑暗最有力的抵抗。《黑暗盲区》中的女孩子龄独自一人搭乘的破旧网约车、肥胖且探听隐私的司机,基本符合犯罪叙事的所有要素。然而,司机因药物副作用发胖的真相以及“孤独想找人说话”的动机,于结尾处瞬间瓦解了读者心中预设的恶意外和悲剧。在《浪花朵朵》中,马羊因疏忽间接导致儿子死亡,却最终牺牲生命拯救了那个导致他命运连环崩塌的学生。这是一种反高潮的救赎:被救者恰是举报者,命运的荒诞闭环暗示,救赎未必带来解脱,但行动本身已是对绝望的背

叛。在《无边夜色》中,墓友修十一给予的短暂温暖,是张甲地生命夜色中“微光”的具象化,这种善意不试图拯救,剥离了利益算计,成为纯粹的情感联结。这些救赎的可能性暗示了“迷夜”不仅是一个迷失的空间,也是一个转变和重生的场所。人物在黑暗中摸索,最终可能找到通向光明的道路。这种救赎观念反映了殷飞对人性尊严和个体价值的肯定,即使在最黑暗的处境中,人仍然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找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。

殷飞从不许诺乌托邦,她书写的希望如同夜色中的萤火:微弱、偶然、转瞬即逝,却因绝对的真实而具备击穿黑暗的力量。这些“微光”的珍贵之处,恰在于其不完美性——司机的善意掺杂笨拙,马羊的救人伴随无意识……但正是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诚实,让她的救赎叙事超越道德说教,成为对生存韧性的深刻礼赞。

可以说,殷飞通过对“迷夜”这一核心意象和主题的塑造,表达了她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观察。正如她在作品中反复书写的夜色——黑暗并非终点,而是觉醒的前奏;迷失未必沉沦,亦可成为重生的起点。

回到开头问名的环节,当殷飞以“迷夜”为题,同每一位翻开《迷夜》的读者对话:当时间、头衔、承诺均成为可量化的商品,当物质的丰盛试图填补精神的塌方,当身体与情感被切割为交易筹码,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直面心底未被异化的“花朵”?小说未提供明确答案,但封面的诗句已隐晦地做出作者的回应——即使花朵终将熄灭,追寻光明的姿态本身便是对荒诞世界的无声反抗。